淄博市县域经济差异的统计分析

兖霞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田镇街道办事处，山东 淄博 256300
DOI:10.61369/IED.2026040006

摘　　要：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内部均衡程度的关键标尺。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下辖八个区县为研究对象，运用描述统计与推论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2023—2025年各区县GDP总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人均水平及财政能力等指标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发现，淄博市县域经济呈现显著的“中间强、两头弱”格局，张店区一骑绝尘，沂源县与高青县长期处于追赶位置，五区与三县之间的结构性差距已固化为深层矛盾。地理区位、产业路径依赖与政策资源倾斜是造成差异的三重根源。本文在增长极理论框架下，提出优化资源配置、培育特色增长极、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等对策，以期为鲁中地区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淄博市；县域经济；差异分析；统计方法；增长极理论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Disparities Among Counties in Zibo City

Yan Xia
Tianzhen Subdistrict Office, Gaoqing County, Zib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Zibo, Shandong 256300

Abstract: County-level economies serve as the cornerston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 crucial yardstick for measuring internal balance within a c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eight districts and coun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Zib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descriptive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compare indicators such as total GDP, growth rates, industrial structures, per capita levels, and fiscal capacities across these regions from 2023 to 2025.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in Zibo City exhibits a notable pattern of "strong in the middle, weak at both ends," with Zhangdian District leading significantly while Yiyuan County and Gaoqing County persistently lagging behind. Struc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five districts and three counties have solidified into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Geographic location, industrial path dependency, and preferential allocation of policy resources are identified as the three primary sources of these disparit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owth pole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cultivating distinctive growth poles, and strengthening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ies in central Shandong.

Keywords: Zibo City; county-level economy; disparity analysis; statistical methods; growth pole theory

一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往往不取决于最强的区县跑得多快，而取决于最弱的区县能否跟上节奏。淄博市在经历了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之后，2025年全市GDP突破5000亿元大关，达到5088.89亿元，实际增长5.6%，在山东省内稳居第七。数字固然亮眼，但拨开总量的外衣，区县之间的裂痕却清晰可见——张店区GDP高达1541.4亿元，而排名末位的高青县仅有270亿元，前者是后者的近六倍。这种差距不是偶然的波动，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从2024年到2025年的数据来看，县区经济格局经历了一轮“洗牌”：张店区与高青县强势大涨，桓台县增长乏力，沂源县则在夹缝中艰难突围。现有研究多从定性角度讨论淄博区域经济问题，少有运用多维统计指标进行量化比较的尝试。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涵盖总量、增速、结构、人均、财力五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用数据说话，让结论站得住脚。

一、淄博市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淄博市现辖张店、临淄、淄川、博山、周村五个市辖区，桓台、高青、沂源三个县，另设淄博高新区、文昌湖区两个功能区。2025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0 ： 45.6 ： 50.4，第三产业占比首次突破五成，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化学品制造、医药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表现突出。从区县层面看，2025年GDP数据呈现清晰的梯队分布：张店区（含高新、经开）GDP为1541.4亿元，增速4.7%；临淄区GDP为971.6亿元，增速3.8%；桓台县GDP为727.4亿元，增

作者简介：兖霞（1976—），女，汉族，山东淄博，高级统计师，本科，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速3.0%；淄川区GDP为534.3亿元，增速5.5%；沂源县GDP为400.2亿元，增速5.6%；周村区GDP为302.9亿元，增速6.0%；博山区GDP为319.3亿元，增速6.5%；高青县GDP为270亿元，增速6.6%。2025年八个区县中，除桓台县外其余七个均实现GDP大涨，且有五个区县增速超过5%。经济总量排名前三位的强县增长反而不及后四位，县区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依然惊人。

二、县域经济差异的多维统计分析

（一）总量差异：六倍悬殊背后的结构性固化

用极差来衡量总量离散程度，2025年淄博八区县GDP极差为1271.4亿元（张店区1541.4亿元减去高青县270亿元），标准差高达478.6亿元。这意味着各区县之间的经济体量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更值得关注的是集中度指标。2025年前四位区县（张店、临淄、桓台、淄川）GDP之和占全市比重超过75%，而后四位（沂源、博山、周村、高青）合计占比不足25%。这种“头部集中”的格局在2024年就已显现，当年前四位区县GDP占全市比重达到68.5%，集中度还在提升。从时间序列看，张店区与沂源县的差距在扩大而非缩小。2024年张店区GDP约1472亿元，沂源县约379亿元，差距约1093亿元；到2025年，差距扩大到约1141亿元。名义增速上，张店区为15.62%，沂源县为10.47%，前者是后者的1.5倍。总量差距的扩大说明“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正在发挥作用[1]。

（二）增速差异：谁在跑，谁在喘

2025年各区县名义增速呈现明显分化。高青县以6.6%的增速领跑全市，沂源县5.6%、淄川区5.5%紧随其后，而作为传统强县的桓台县仅增长3.0%，临淄区3.8%也低于全市平均的4.2%。这种增速格局暗含一个重要信号：后发区县正在借助新动能实现弯道超车，而先发区县则面临转型阵痛。高青县的强势大涨得益于黑牛全产业链模式的推广和新能源产业的布局，第三产业增速达7.1%，在全市各区县中名列前茅。沂源县则依托生态农业与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2025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速达10.9%，全年有望冲击500亿元。反观桓台县，作为曾经的“百强县”，2025年GDP增量仅4.4亿元，增速0.6%，全年在低位徘徊。这与其产业结构偏重传统化工、造纸有关，新兴产业规模尚小，转型压力不言而喻。用变异系数来衡量增速的离散程度，2025年八区县GDP名义增速的变异系数为0.58，属于高度离散，说明各区县跑在完全不同的节奏上。

（三）产业结构差异：一县一业的路径依赖

产业结构是理解县域经济差异的钥匙。淄博各区县的产业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县一业”：

张店区：现代服务业主导，金融、数字经济、商贸物流为三大引擎，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六成；

临淄区：石油化工与新材料，齐鲁石化技术改造推动炼化一体化升级，工业占比超过五成；

桓台县：高端化工与氟硅新材料，东岳集团燃料电池膜产能扩大带动升级；

淄川区：建材陶瓷与智能制造，三次产业协同增长；

沂源县：新医药与新材料，瑞阳医药、山东药玻为龙头，但工业农业占比超过七成，服务业明显落后；

高青县：以现代农业为根基、新能源为引擎，氟新材料为工业支撑，黑牛产业为特色。

这种格局的好处是专业化程度高，坏处是抗风险能力弱。周村区就是前车之鉴——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纺织业实施“限产压锭”政策，周村轻纺行业全面下滑，财政随之陷入困境。如今临淄区的化工、桓台县的造纸，同样面临环保约束与成本压力的双重挑战。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25年全市三产占比已达50.4%，但区县之间差异悬殊。张店区三产占比远超全市平均，而沂源县二产占比偏高、三产发育不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明显落后[2]。

（四）人均水平差异：被平均数掩盖的真实落差

总量差距容易让人忽略人均维度的真相。2024年淄博市人均GDP约104495元，但区县之间的分化极为剧烈。淄博高新区人均GDP高达17.96万元，排名全市第一；桓台县14.87万元、临淄区14.23万元分列二三位。而沂源县人均GDP仅75428元，不足全市平均的七成，被临淄区近14.5万元的人均水平“碾压式”超越。高青县、周村区、博山区的人均GDP也仅在6万元至8万元区间，与头部区县形成断崖式差距。用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来粗略估算，淄博八区县的人均基尼系数约为0.31，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均匀地惠及每一个区县的居民。

（五）财政能力差异：钱袋子里的冷暖自知

财政收入是区域经济活力最直接的“体温计”。2025年1—8月，临淄区以48.34亿元稳居榜首，高新区43.27亿元紧随其后，张店区33.67亿元排第三，桓台县29.59亿元排第四。但看增速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沂源县以5.3%的增速领跑全市，高青县仅增长0.1%，几乎停滞。这说明沂源县虽然经济体量小，但财政汲取能力在增强；高青县则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的困境。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政策资源的分配。2024年淄博市给各区县的市政设施投资中，张店区获得89亿元，而沂源县仅23亿元，不足张店区的四分之一。财政投入的倾斜进一步强化了“强者愈强”的循环。

三、差异成因的深层解析

（一）地理区位：看不见的天花板

沂源县的困境，首先是地理的困境。作为淄博唯一的纯山区县，沂源境内丘陵占比超过90%，运输成本远高于平原区县。淄博行政版图呈长条状，沂源位于最南端，距离中心城区张店最远，至今未通高铁，高速公路密度仅为临淄区的60%。对比张店区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沂源县的企业多为中小型，难以吸引外来投资。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辐射效应会随距离衰减，而沂源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恰恰处于辐射力最弱的边缘地带。高青县虽然不是山区，但地处淄博最北部，远离胶济线这条东西向经济主轴，同样面临区位劣势[3]。

（二）产业路径依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县一业”的模式在顺风期是优势，逆风期就是包袱。临淄的化工、淄川的陶瓷、桓台的造纸，都曾是各自区县的“摇钱树”，但也都面临产能过剩、环保约束、需求波动的三重压力。周村区的教训尤为深刻。90年代纺织业的崩溃让周村财政陷入长期困境，虽然近年来通过轻纺产业升级有所恢复，但转型之痛仍在。这警示我们：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县域经济，就像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

（三）政策资源配置：马太效应的制度根源

淄博市推行的实质上是“强张店”战略。大部分新材料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集中在张店区或其周边，政策资源向五区及桓台县倾斜。沂源县作为淄博的生态保护核心基地，更多承担生态功能而非经济功能，这种定位本身就限制了其产业发展空间。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流量基本被张店区及周边区县承接，沂源县几乎无缘这波红利。这不是偶然，而是长期政策导向的结果[4]。

四、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的对策建议

第一，构建多中心增长极格局。不能让张店区一极独大，应重点培育临淄、桓台、沂源、高青等次级增长极。特别是沂源县，依托生态资源发展山地旅游和特色农业，打造“小而美”的差异化路径，而非盲目对标工业强县。建议对沂源县设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首期规模不低于5亿元，重点扶持中医药健康、生态旅游两大方向，同时推动桓台县从“化工依赖”向“新材料+高端装备”双轮驱动转型，避免重蹈周村轻纺衰退的覆辙。

第二，打通交通瓶颈。加快沂源县高铁建设，提升高速公路密度，降低物流成本。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打破地理约束最直接的手段，也是吸引外部投资的前提条件。建议将沂源至张店的城际快速通道纳入淄博市“十五五”交通规划优先项目，同时推动张店区物流枢纽功能向沂源、高青延伸，在两县各布局一个区域性分拨中心，将物流成本降低15%—20%，从根本上改善山区县的招商硬环境。

第三，优化政策资源配置。市政设施投资应向后发区县适度倾斜，特别是沂源县和高青县。2024年张店区获89亿元而沂源仅23亿元的差距需缩小，否则结构性矛盾只会加深。建议设立“县域均衡发展专项资金”，每年从市级财政中划出不低于10亿元，按各区县人均GDP与全市均值的差距进行加权分配，差距越大的区县获得的增量投资越多，用制度设计对冲马太效应[5]。

第四，推动产业多元化。各区县应在巩固主导产业的同时，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各区县确立“1+2”产业格局，即一个主导产业加两个培育产业，避免单一产业依赖。同时建立产业风险预警机制，对化工、造纸等传统产业设定产能红线和环保底线，防止路径锁定效应进一步固化。

第五，强化区域协作机制。五区与三县不应是“占有”资源的关系，而应是“共享”资源的关系。建议建立跨区县产业协作平台，推动张店的现代服务业向沂源、高青延伸，实现中心城区与边缘区县的互补发展。同时探索干部交叉挂职制度，让五区的招商、产业人才定期到三县任职，打通资源流动的人为壁垒。

参考文献

[1]黄能.区域经济差异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4,(24):29-31.

[2]杨万平,朱新宇,李冬.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南北差异及其成因识别[J].殷都学刊,2024,45(01):68-87.

[3]邢祖哥,贺灿飞,林佳乐.夜间灯光视角下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5,55(06):2056-2075.

[4]王圣云,潘柳欣,王振波.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其多尺度效应[J].地理学报,2025,80(04):1009-1030.

[5]刘世琦,张爱儒.新时代东北三省经济差异与趋同性分析[J].北方经贸,2026,(05):1-9.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